紅樓夢/第02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三回　西廂記妙詞通戲語　牡丹亭艷曲警芳心

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，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，自己編次，敘其优劣，又命在大觀園勒石，為千古風流雅事。因此，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，在大觀園磨石鐫字，賈珍率領蓉，萍等監工。因賈薔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并行頭等事，不大得便，因此賈珍又將賈菖，賈菱喚來監工。一日，湯蜡釘朱，動起手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個玉皇廟并達摩庵兩處，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并十二個小道士，如今挪出大觀園來，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。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，正盤算著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務與兒子管管，也好弄些銀錢使用，可巧聽見這件事出來，便坐轎子來求鳳姐。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，便依允了，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：“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，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。倘或散了，若再用時，可是又費事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里鐵檻寺去，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。說聲用，走去叫來，一點兒不費事呢。”王夫人聽了，便商之于賈政。賈政聽了笑道：“倒是提醒了我，就是這樣。”即時喚賈璉來。

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，一聞呼喚，不知何事，放下飯便走。鳳姐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你且站住，聽我說話。若是別的事我不管，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，好歹依我這麼著。”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。賈璉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有本事你說去。”鳳姐聽了，把頭一梗，把筷子一放，腮上似笑不笑的瞅著賈璉道：“你當真的，是玩話？”賈璉笑道：“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，要個事情管管。我依了，叫他等著。好容易出來這件事，你又奪了去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你放心。園子東北角子上，娘娘說了，還叫多多的种松柏樹，樓底下還叫种些花草。等這件事出來，我管保叫芸兒管這件工程。”賈璉道：“果這樣也罷了。只是昨兒晚上，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，你就扭手扭腳的。

”鳳姐兒聽了，嗤的一聲笑了，向賈璉啐了一口，低下頭便吃飯。

賈璉已經笑著去了，到了前面見了賈政，果然是小和尚一事。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，說道：“如今看來，芹兒倒大大的出息了，這件事竟交予他去管辦。橫豎照在里頭的規例，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。”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，聽賈璉如此說，便如此依了。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兒，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。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個，感謝不盡。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，叫他寫了領字，賈璉批票畫了押，登時發了對牌出去。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，白花花二三百兩。賈芹隨手拈一塊，撂予掌平的人，叫他們吃茶罷。于是命小廝拿回家，與母親商議。登時雇了大叫驢，自己騎上，又雇了幾輛車，至榮國府角門，喚出二十四個人來，坐上車，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。當下無話。

如今且說賈元春，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，自己幸過之後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，不敢使人進去騷扰，豈不寥落。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，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，也不使佳人落魄，花柳無顏。卻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，不比別的兄弟，若不命他進去，只怕他冷清了，一時不大暢快，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，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。想畢，遂命太監夏守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，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，不可禁約封鎖，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。

賈政，王夫人接了這諭，待夏守忠去後，便來回明賈母，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，安設帘幔床帳。別人聽了還自猶可，惟寶玉聽了這諭，喜的無可不可。正和賈母盤算，要這個，弄那個，忽見丫鬟來說：“老爺叫寶玉。”寶玉聽了，好似打了個焦雷，登時掃去興頭，臉上轉了顏色，便拉著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，殺死不敢去。賈母只得安慰他道：“好寶貝，你只管去，有我呢，他不敢委屈了你。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。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，他吩咐你幾句，不過不教你在里頭淘氣。他說什麼，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。”一面安慰，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，吩咐“好生帶了寶玉去，別叫他老子唬著他。”老嬤嬤答應了。

寶玉只得前去，一步挪不了三寸，蹭到這邊來。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，金釧兒，彩雲，彩霞，繡鸞，繡鳳等眾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著呢，一見寶玉來，都抿著嘴笑。金釧一把拉住寶玉，悄悄的笑道：“我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，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？”彩雲一把推開金釧，笑道：“人家正心里不自在，你還奚落他。趁這會子喜歡，快進去罷。“寶玉只得挨進門去。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間呢。趙姨娘打起帘子，寶玉躬

身進去。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，地下一溜椅子，迎春，探春，惜春，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里。一見他進來，惟有探春和惜春，賈環站了起來。

賈政一舉目，見寶玉站在跟前，神彩飄逸，秀色奪人，看看賈環，人物委瑣，舉止荒疏，忽又想起賈珠來，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，素愛如珍，自己的胡須將已蒼白：因這幾件上，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。半晌說道：“娘娘吩咐說，你日日外頭嬉游，漸次疏懶，如今叫禁管，同你姊妹在園里讀書寫字。你可好生用心習學，再如不守分安常，你可仔細！”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幾個”是”。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。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。

王夫人摸挲著寶玉的脖項說道：“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？”寶玉答道：“還有一丸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明兒再取十丸來，天天臨睡的時候，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。”寶玉道：“只從太太吩咐了，襲人天天晚上想著，打發我吃。”賈政問道：“襲人是何人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是個丫頭。”賈政道：“丫頭不管叫個什麼罷了，是誰這樣刁鑽，起這樣的名字？”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，便替寶玉掩飾道：“是老太太起的。”賈政道：“老太太如何知道這話，一定是寶玉。”寶玉見瞞不過，只得起身回道：“因素日讀詩，曾記古人有一句詩云：‘花氣襲人知晝暖’。因這個丫頭姓花，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。”王夫人忙又道：“寶玉，你回去改了罷。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。”賈政道：“究竟也無礙，又何用改。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，專在這些濃詞艷賦上作工夫。”說畢，斷喝一聲：“作業的畜生，還不出去！”王夫人也忙道：“去罷，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飯呢。”寶玉答應了，慢慢的退出去，向金釧兒笑著伸伸舌頭，帶著兩個嬤嬤一溜煙去了。剛至穿堂門前，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里，一見寶玉平安回來，堆下笑來問道：“叫你作什麼？”寶玉告訴他：“沒有什麼，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，吩咐吩咐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回至賈母跟前，回明原委。只見林黛玉正在那里，寶玉便問他：“你住那一處好？”林黛玉正心里盤算這事，忽見寶玉問他，便笑道：“我心里想著瀟湘館好，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，比別處更覺幽靜。”寶玉聽了拍手笑道：“正和我的主意一樣，我也要叫你住這里呢。我就住怡紅院，咱們兩個又近，又都清幽。”

兩人正計較，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：“二月二十二日子好，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。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。”薛寶釵住了蘅蕪苑，林黛玉住了瀟湘館，賈迎春住了綴錦樓，探春住了秋爽齋，惜春住了蓼風軒，李氏住了稻香村，寶玉住了怡紅院。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，四個丫頭，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鬟不算外，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。至二十二日，一齊進去，登時園內花招繡帶，柳拂香風，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寶玉自進花園以來，心滿意足，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。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，或讀書，或寫字，或彈琴下棋，作畫吟詩，以至描鸞刺鳳，斗草簪花，低吟悄唱，拆字猜枚，無所不至，倒也十分快樂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，雖不算好，卻倒是真情真景，略記幾首云：

春夜即事

霞綃雲幄任鋪陳，隔巷蟆更聽未真。

枕上輕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夢中人。

盈盈燭淚因誰泣，點點花愁為我嗔。

自是小鬟嬌懶慣，擁衾不耐笑言頻。

夏夜即事

倦繡佳人幽夢長，金籠鸚鵡喚茶湯。

窗明麝月開宮鏡，室靄檀雲品御香。

琥珀杯傾荷露滑，玻璃檻納柳風涼。

水亭處處齊紈動，帘卷朱樓罷晚妝。

秋夜即事

絳芸軒里絕喧嘩，桂魄流光浸茜紗。

苔鎖石紋容睡鶴，井飄桐露濕栖鴉。

抱衾婢至舒金鳳，倚檻人歸落翠花。

靜夜不眠因酒渴，沉煙重撥索烹茶。

冬夜即事

梅魂竹夢已三更，錦罽鼯衾睡未成。

松影一庭惟見鶴，梨花滿地不聞鶯。

女兒翠袖詩怀冷，公子金貂酒力輕。

卻喜侍兒知試茗，掃將新雪及時烹。

因這幾首詩，當時有一等勢利人，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，抄錄出來各處稱頌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，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，也寫在扇頭壁上，不時吟哦賞贊。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，倩畫求題的。寶玉亦發得了意，鎮日家作這些外務。

誰想靜中生煩惱，忽一日不自在起來，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。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，正在混沌世界，天真爛漫之時，坐臥不避，嘻笑無心，那里知寶玉此時的心事。那寶玉心內不自在，便懶在園內，只在外頭鬼混，卻又痴痴的。茗煙見他這樣，因想與他開心，左思右想，皆是寶玉頑煩了的，不能開心，惟有這件，寶玉不曾看見過。想畢，便走去到書坊內，把那古今小說并那飛燕，合德，武則天，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，引寶玉看。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，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寶。茗煙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，“若叫人知道了，我就吃不了兜著走呢。”寶玉那里舍的不拿進園去，踟躕再三，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，放在床頂上，無人時自己密看。那粗俗過露的，都藏在外面書房里。

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，早飯後，寶玉攜了一套《會真記》，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，展開《會真記》，從頭細玩。正看到“落紅成陣”，只見一陣風過，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，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。寶玉要抖將下來，恐怕腳步踐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，來至池邊，抖在池內。那花瓣浮在水面，飄飄蕩蕩，竟流出沁芳閘去了。

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，寶玉正踟躕間，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“你在這里作什麼？”寶玉一回頭，卻是林黛玉來了，肩上擔著花鋤，鋤上挂著花囊，手內拿著花帚。寶玉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來把這個花掃起來，撂在那水里。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撂在水里不好。你看這里的水乾淨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，仍舊把花遭塌了。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，如今把他掃了，裝在這絹袋里，拿土埋上，日久不過隨土化了，豈不乾淨。”

寶玉聽了喜不自禁，笑道：“待我放下書，幫你來收拾。”黛玉道：“什麼書？”寶玉見問，慌的藏之不迭，便說道：“不過是《中庸》《大學》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又在我跟前弄鬼。趁早兒給我瞧，好多著呢。”寶玉道：“好妹妹，若論你，我是不怕的。你看了，好歹別告訴別人去。真真這是好書！你要看了，連飯也不想吃呢。”一面說，一面遞了過去。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，接書來瞧，從頭看去，越看越愛看，不到一頓飯工夫，將十六出俱已看完，自覺詞藻警人，餘香滿口。雖看完了書，卻只管出神，心內還默默記誦。

寶玉笑道：“妹妹，你說好不好？”林黛玉笑道：“果然有趣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就是個‘多愁多病身’，你就是那‘傾國傾城貌’。”林黛玉聽了，不覺帶腮連耳通紅，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，瞪了兩只似睜非睜的眼，微腮帶怒，薄面含嗔，指寶玉道：“你這該死的胡說！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，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。我告訴舅舅舅母去。”說到“欺負”兩個字上，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，轉身就走。寶玉著了急，向前攔住說道：“好妹妹，千萬饒我這一遭，原是我說錯了。若有心欺負你，明兒我掉在池子里，教個癩頭黿吞了去，變個大忘八，等你明兒做了‘一品夫人’病老歸西的時候，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。”說的林黛玉嗤的一聲笑了，揉著眼睛，一面笑道：“一般也唬的這個調兒，還只管胡說。‘呸，原來是苗而不秀，是個銀樣鑞槍頭。’”寶玉聽了，笑道：“你這個呢？我也告訴去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你說你會過目成誦，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？”

寶玉一面收書，一面笑道：“正經快把花埋了罷，別提那個了。”二人便收拾落花，正才掩埋妥協，只見襲人走來，說道：“那里沒找到，摸在這里來。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，姑娘們都過去請安，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。快回去換衣裳去罷。”寶玉聽了，忙拿了書，別了黛玉，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。

這里林黛玉見寶玉去了，又聽見眾姊妹也不在房，自己悶悶的。正欲回房，剛走到梨香

院牆角上，只聽牆內笛韻悠揚，歌聲婉轉。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呢。只是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，便不留心，只管往前走。偶然兩句吹到耳內，明明白白，一字不落，唱道是：“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。 ”林黛玉聽了，倒也十分感慨纏綿，便止住步側耳細聽，又聽唱道是：“ 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。 ”聽了這兩句，不覺點頭自歎，心下自思道：“ 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。可惜世人只知看戲，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。 ”想畢，又後悔不該胡想，耽誤了聽曲子。又側耳時，只聽唱道：“ 則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…… ”林黛玉聽了這兩句，不覺心動神搖。又聽道：“ 你在幽閨自怜 ”等句，亦發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，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，細嚼“ 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 ”八個字的滋味。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“ 水流花謝兩無情 ”之句，再又有詞中有“ 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 ”之句，又兼方才所見《西廂記》中“ 花落水流紅，閒愁萬种 ”之句，都一時想起來，湊聚在一處。仔細忖度，不覺心痛神痴，眼中落淚。正沒個開交，忽覺背上擊了一下，及回頭看時，原來是……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妝晨繡夜心無矣，對月臨風恨有之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